



悬疑、紧张、惊险 堪比《沉默的羔羊》
年度极具争议的心理悬疑力作！

历史+惊悚悬疑= **第二本能** 的最终结局揭秘
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们必看的精彩小说！

昆金\著

第二本能

DIER BEN NENG

偏执的信念和守望，
最终导致一场天地唏嘘的大毁灭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二本能

DIER BEN NENG

昆金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二本能 / 昆金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9. 5

ISBN 978 - 7 - 5059 - 6382 - 5

I. 第… II. 昆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7628 号

书名	第二本能
作者	昆 金
出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(010-65389150)
地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125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张海燕
责任印制	焉松杰 张海燕
印刷	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787 × 1092 1/16
印张	17.5
插页	1 页
版次	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 - 7 - 5059 - 6382 - 5
定价	26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第一章	剥皮画像 / 001
第二章	恶犬疑名 / 027
第三章	赝品妖女 / 047
第四章	惊魂再现 / 067
第五章	杀人黑鸟 / 091
第六章	与妖共舞 / 111
第七章	疑影重重 / 135
第八章	杀机四起 / 155
第九章	神秘村落 / 171
第十章	人鸟大战 / 187
第十一章	颅骨鬼宅 / 209
第十二章	坠入深渊 / 243
尾 声	/ 273



第一章

剥皮画像

每个人的内心深处，都蛰伏着一副黑色的羽翼。它正如一根长在野草丛里蔓延的藤蔓。在不经意之间，就已经悄悄地潜行到你意料不到的地方。或者说你顺着这条藤蔓慢慢地摸上去，忽然发现它早就在另一个地方分了枝蔓。在你眼前的是无数个枝蔓伸向草丛深处……

1

昨天夜里，西顺又梦见了他的父亲。

和以往无数次梦中相见一样，父亲就站在西顺的床前，神情凝重，一双眼神充满了期盼和启示。而父亲的整体形象却依然那样模糊，父亲的神态仿佛一直在变幻着，从未固定，而且在他的周围总是有一层薄薄的云雾萦绕着……

“西顺——西顺——”父亲在唤着他，声音空灵，回音袅袅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西顺总是梦见自己飞快地扑向父亲，而近在咫尺的父亲却是可望而不可及，在奔跑着扑向父亲的时候，他们之间的那点距离永远也没有缩短。

这个结果，让西顺从小到大，无数次从梦中哭醒……

昨天夜里，西顺却没有哭醒，而是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闹醒了。他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天色已经亮了。电话是母亲打来的，她提醒西顺说父亲的三十周年忌日马上就要到了，叫他准备一下，到时候要给父亲做个弥撒。

父亲！西顺激灵了一下，不禁再次回想着刚才梦中的所见所闻。

父亲已经走了三十年，除了照片，西顺没有见过父亲，他是个遗腹子。

西顺抬头，从窗户中一眼便看见了餐馆前面那棵枝叶茂密的古银杏。

古树枝头上正有树叶随风飘落，纷纷扬扬。

时候不早了，他收拾一下之后便下了楼，先到厨房胡乱给自己弄了点吃的东西，便返身穿过大厅准备开门，员工们还要过会儿才上班。

大厅的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，使得里面光线很暗，因此外面的光线要比里面强。

黑压压的铁门下有一道光线从外面射进了门缝。看见这道门缝，西顺不禁想起了一件怪事。

那是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，他跟平常一样从外面开门进来。然而，就在这个门缝里，西顺看见了一张纸片被人从外面塞了进来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他拾起纸条，仔细一看——

“换个店名！！！”

只有这四个字，口气冷峻、凶悍，不容商量。

当时西顺感到十分奇怪，他的店名怎么了？他在事后细细地思考过，“西顺餐馆”这个平常得甚至有点缺乏想象力的招牌，他只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，而自己的名字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那只不过是死去的父亲在自己出生前就已经替自己取好的。

再看看这张纸条，上面的字迹有力扼要而蛮横，后面那三个感叹号被人用笔涂得分外的粗壮醒目，并不像是有人特意开他的玩笑。

之后几天，西顺一直在想着这个事情，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来。再后来，他便把这件事遗忘了。

这时候，西顺突然停住脚步，眼光停留在大门下面的缝隙。

他的心再次一紧，整个人几乎要抽搐起来了。

在那道门缝里，今天又有了一张纸片！

他在心里骂了一句脏话，同时希望这只不过是餐厅里的一张对账单而已。磨磨蹭蹭了几步之后，他终于从地上拣起了纸片——

“换个店名——”

西顺不禁又骂了一句，没完没了是吧！

但是今天，纸片的后面还有半句话：“……否则犹如此人！”



“换个店名，否则犹如此人！”

西顺呆呆地望着纸片，内心的怒火正在燃烧着，这可真是个讨厌的家伙。

不对！什么叫“否则犹如此人”？西顺一时无法看懂这句话。他也不再细想什么了，首先把门打开，登时一道阳光直射进来。

马路上还没有车辆行人，门前人行道上照例还是黄叶飞舞。

这时候，一件东西进入了西顺的视野。

应该说那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东西，但同时又非常得难以辨认。

西顺感觉腹腔内的胆脏似乎在一瞬间破裂了，双腿不住打颤，早上吃的东西此时正在他的喉咙打转着……忽然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那个东西，整个人猛地向后连退几步，后背一下子重重地撞在了墙上，口中“噢”了一声，脑袋上登时满是汗珠。片刻间，他的整个身子沿着墙壁慢慢滑下……

此时，他的手里还捏着在门缝里拣起的纸片，一个声音在他耳边隆隆响起，如雷贯耳。

“否则，犹如此人……犹如此人……”

西顺看见的是一个人，一个死人。

这个死人浑身没有一点衣物，完全赤裸着呈下跪式，双膝着地，就跪在西顺餐馆前面的树下，面对着那棵银杏树。

说是面对，其实这个人已经没有面部了。

——他的头颅被人像扒青蛙皮一般的把脖子以上的全部头皮撕掉了，包括头皮、脂肪、毛发以及五官全部不见了，露出来的是暗红色的头颅骨，以及几个黑糊糊的空洞，看上去龇牙咧嘴。头颅上面的鲜血已经大部分凝固了。

呕吐物早就沾了西顺满身都是，他在朦胧间看见有个过路人也发现了死人，此时那个路人正在那里大呼大叫着，同时抓起手机拨打着报警电话。西顺仿佛感觉到那个人的叫声非常的遥远，否则那种声音听来不会这样轻微。

尖利的警笛不久就在城市的上空响起了。



当闪烁的警灯出现在惜生路口时，西顺踉跄着爬起身，赶忙跑进餐馆，紧紧关上大门。

待他爬上二楼，来到阳台上向下观望时，楼下早已警灯四射，人头攒动。餐馆大门也被警察的封锁警戒条封上了。今天看来是没法儿开张了，西顺颤抖着用手机给所有员工群发了一条停业消息。

他瘫坐在椅子上，脑袋嗡嗡直响，一时之间，他几乎失去了意识，什么也感觉不到，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，好久之后才慢慢缓过神来。

从二楼看下去，那个跪着的死人皮肤惨白呈死灰色，并且浑身是血。能够保持这样的跪姿也许是因为他在死前就被人固定。西顺看见大批警察来到了这里，狼狗、白大褂、闪光灯频频出现在现场。不久后他甚至看见有电视台的摄像机……诡异的银杏树下骤然充满了难以形容的血腥和恐怖。

更令西顺心惊肉跳的是，今天早上在门缝里发现的那张纸片上说的那句话——

“换个店名，否则犹如此人！”

现在看来，那个被扯掉头皮的人，就是纸片上所说的“此人”。

也许是那个人在第一次提醒之后没有得到响应，于是他就去杀掉一个人，以此证明他对此是非常认真的？

这可真是一个疯狂的家伙！

不知过了多久，西顺仿佛听见有人在叫他。

“你是老板吗？”阳台下站着一个警察，正在打量着他。

“你能开一下门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”警察说，“只是了解一下情况而已。”

西顺迟疑了片刻，下楼开门。他把警察迎进包房，并且给他倒了杯茶，自己也慢慢恢复了平静。

“我叫关庶，是市刑警队的……”对方说着，此时正眼神犀利地注意着西顺的表情。

西顺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



“你晚上就睡在饭店里吗？”关庶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异常响声，比如有人呼叫，或者隔壁家的狗叫之类的？”

“没有，我睡得很死。”西顺说的倒是实话。

“早上你大概几点钟看见了尸体？”

“六点十分左右吧。”西顺想了下，说道。

“昨天晚上餐馆是几点关门的？”关庶继续问。

“我睡觉的时候，已经十二点半了。”

“一般这个时候，惜生路上行人还多吗？”关庶边问边在记录本上仔细记着。

“行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，但偶尔还会有车辆经过。”

“嗯！”关庶想了想，又打量了他一眼，“怎么，你吓坏了吗？”

“有点。”西顺坦白得很，事实上他的脸色确实有几分惨白。

“这个很正常，谁见了都一样。请问，餐馆开了有几年？”

“才一年。”

“餐馆里几个员工？他们今天都没事吧。”

“有五个员工，他们还没有来上班。”西顺说话的时候，声音再次颤抖起来，他眼前又浮现出那个死者的模样。

“好，那请你联系一下他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。”关庶说着，拿出一张名片，“如果你想起有什么异常的话，记得告诉我。”说话间关庶递上名片，又看了一下眼前这个清瘦文弱的餐馆老板，便起身告辞。

“好！”西顺送走关庶后，回到了房里，一伸手，就摸到了藏在口袋里的那张纸片。他不禁一愣，抬头看去，那个警察已经离开了现场。

2

小西回到家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血红，脸色憔悴而暗淡，昨晚一夜的守候，已经让她身心疲惫。



洗了个澡，胡乱吃了点东西，换下被一夜露水打湿了的风衣，小西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细细回忆昨夜蜷缩在夜色中，独自泪眼面对那幢大楼的情景。登时神情没落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她把脑袋深深埋在了自己蜷缩起来的膝盖里。

“叮咚——叮咚——”门铃突然响起，小西在迷茫中被惊醒。她稍稍呆了片刻，心中随即一阵惊喜，脸色也忽然绽放开来。于是急忙下地，穿着拖鞋跑到门口迅速打开门——

她脸上的欣喜，在开门的一刹那，忽然又消失了，转而换之的，却是一脸的惊讶。

门口站着的，竟然是两个警察。

“小西，你好！”前面一个不穿警服的人微笑着开口道。

“哦，是关队长啊，请进来吧。”小西整了整衣服，便把两人迎了进来，倒茶坐定。

“这么早，打扰你了。”关庶微笑着对小西说。

“哦，没事没事。”小西说着也坐了下来。

“小西，又有案子了。”关庶一边说着一边转身从小张的手里接过一个小箱子。

“是吗？”小西接过箱子，其实她在看见对方手里的那只绿箱子时，就已经猜了个大概。因为这个绿箱子，她接受过好几次。

“是的，这一次的案子比较特别，我们希望你能马上着手，因为它实在是太不一般了。”关庶把一些文件摊开来。

“好的，我马上动手。”小西在文件上边签着字边说道，忽然一个寒战，使得她原本就很瘦弱的身子一阵抖动。

“小西，你没事吧？”关庶也注意到了她的表情，关切地问。

“没事，着了点凉。”小西轻声说着，神色再次暗淡下来。长长的头发在她低头之时，把她的脸整个遮了起来。这些全都被一边的关庶看在了眼里，他的心里一阵疑惑。

交代完毕之后，小西突然沉默起来。关庶不由感到尴尬，于是他只好与小张赶紧起身告辞。小西也没有客套几句，只是默默地把他们送出门





口，就消失在紧闭的房门那头了。

走出小西家门口，小张一脸的疑惑：“队长，这个小西怎么有点怪怪的，她真的能干好这个活？”

“你刚来，还不了解她。正因为她这么怪，所以才能胜任这事。”关庶转身望着小西家的房门说道。

“她是一个妖女！”关庶说了一声，便独自走下楼梯，留下身后一脸疑惑的小张。

小西送走关庶之后，便起身返回工作室。她把门窗全部关紧并且拉上了窗帘。窄小的房间一下子暗淡了下来，而且充满了一种幽深和隔绝。此时的她犹如身置黑夜之中。她上前坐到了工作台前，打开台灯。而刚才关庶送来的那只盒子，此时就展现在她眼前的灯光之下。

小西还是感到非常的疲倦，对即将开始的工作并不抱多大的期望与效果。还是等明天，或者今天夜里再做吧，她在心里细细盘算着。

但是她又想起了刚才关队长的话，这是一件非常特别、紧急的案件，希望她能够尽快完成……

最后她还是说服自己，伸手准备打开箱子，毕竟，她那股天生的冲动早就在体内蠢蠢欲动了。

这是一个墨绿色的盒子，似乎是用工程塑料之类的材料做成的，材质很结实。它的四周八只角上被金属类的东西包住了，顶部有一个和包角同样材料、颜色的金属把柄，并且闪着黄铜色的光芒，让整个盒子显得非常的精致。

小西用手拉住金属把柄，另一只手拧开一侧的搭扣，盒盖被她慢慢打开了。

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个用丝绸布包裹着的圆形物件。小西心里一阵悸动，她继续着手里的动作，把这个包裹从盒子里缓缓移了出来，轻放在桌子中央，同时校正了一下台灯的光束。

现在，包裹就在她的眼前，只等她动手褪去上面的丝绸。

小西的眼前，突的显现出之前她接手的多起类似案件来。登时，一张



张各色各样的脸孔出现在她的眼前，如走马灯似的交替转动出现。这些脸孔，有的清晰，有的模糊……男女老少，各个阶层……突然有一张脸孔频繁地出现，每次出现都要比其他脸孔停留的时间长。之后，渐渐地，这张脸又开始覆盖其他脸孔，在每一次的转动中逐步替代了其他脸孔……最后在她面前的就只剩下这一张脸了，而且越来越大，清晰无比！

小西感到一阵脑涨，之前有过的眩晕再次来临，她紧闭双眼，只想靠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下。

这也太敏感了吧，她想。之前这种感觉，只是在她工作到苦思冥想之后才偶尔出现，今天怎么还没有开始做，甚至还没有打开包裹就有这种反应，这还是她第一次遇见。

她又感到一阵眩晕，看来今天的状态确实很差，勉强做这种事情是没有什么效果的，于是她便把双手捂在包裹上，又把头轻轻地靠在上面，闭上眼睛，只想就此稍稍打个盹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她这一靠，竟一直沉睡到天黑。

偶尔的梦中移动，使得那条包裹在外的丝绸，悄无声息地滑动。

此时可以看清的是，包裹里面露出来的，是一个狰狞的骷髅头。而枕在这个骷髅上的小西，此时已经安然入睡了。

睡梦中的小西，安详而恬静，她的思绪，再次回到了昨晚整夜凝视一扇窗户时的煎熬之中……

3

第二天，关庶接到了小西的电话，得知她已经完成了画像，并通过传真给他送过来了。

说句实话，这个剥皮杀人案实在是非常得棘手。对尸体的鉴定表明，死者是在颈部动脉和气管被一种非常奇怪的物件切割之后毙命的。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东西，而且头皮也被人剥去，没有脸部容貌。死者身份根本无法确认。关庶接手案子以后多管齐下，一方面从刑侦勘验上寻求突破；另一方面广泛走访、发布寻尸消息。同时这一次，他再次向上级申





请，请他们的特别技侦员小西出手，用颅骨画像的方式来确定、复原死者的生前容貌。他有预感，这一次，这个妖女一定不会让他失望……

现在，小西刚刚电话告诉他已经完成画像。

关庶快速踏进办公室来到传真机前。他期盼的那张纸此时正被一个女文员拿着，准备往他这边送过来。

“给我吧！”关庶上前一把接过画像，定睛一看，他呆了一下。

白纸上面画的，是一个英俊的男子肖像。

关庶边看边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定，面对着这张画像，他心里面思绪翻滚。

首先想到的，并非是这幅画本身。而是它的作者，那个被他称做“妖女”的小西。她是公安刑侦界的传奇，更是所有认识她的人心中的一个谜团。

她原本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画家，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就在画坛立风树派，其作品以及本人在海内外名声显赫。而同时她还有一项绝技，就是可以凭借一个颅骨，用她手中的画笔，准确地复原出死者生前的容貌来。

这就是著名的颅骨复原术。

原本这个技术步骤很复杂，需要很多的综合学科知识。而小西的做法却匪夷所思，她只要面对着需要复原的颅骨，一支炭笔一叠纸，然后是一个幽静封闭的工作室，再加上一个苦思冥想的夜晚，就能够画出令你叹服的复原画像。

仿佛她在这种幽闭的空间氛围之中，能够与死者进行交流，或者可以在这冥冥之中接受鬼神的指点一般。这也是关庶喜欢把她叫做“妖女”的原因。

这个妖女的发现，其实充满了偶然。那是两年前的一次民事纠纷。在一次拆迁过程中，有两户人家的祖坟需要拆移。就在挖掘的时候，施工的人因为一时疏忽，把从两个相邻坟墓中挖出来的两个死者骷髅头混放在了一起。问题马上就出来了：到底哪个是哪个呢？这下子大家都犯了愁。总不能把别人的尸骨放进自家的祖坟中吧。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，一直闹到了法庭。很多媒体也作了渲染。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小西出现了。



她写信给媒体，表示自己能用很直接、经济的方法把这件事解决掉。媒体发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新闻亮点，于是从中撮合。结果小西用一支笔、一张纸和两天的工夫，就把两张画像提供给了两家。巧合的是，这两个死去的人生前都留下了照片。结果把画像和照片一对照，很容易地就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先人，而且惊奇地发现小西的画像与他们的先人的面容惊人的相像。于是小西的这个绝技也不胫而走。

后来公安部门也听说了她的这项绝技，并意识到这里存在的无限利用价值。经过进一步证实，发现她真的具有这方面的天赋。于是经过层层申报，最后特聘她为市局刑侦处的编外技侦员。

其实在公安系统里，还有一些和小西类似的高手。比如有人就可以凭借当事人的简单陈述，准确地勾画出凶手的脸部肖像来；还有人甚至可以凭借凶案现场的痕迹，推测出凶手的身份、年龄、家庭情况等。所有这些功能，在关庶的眼里，除了高手们本身具备的学识以外，最关键的还是要归咎于两个字：“天才”。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才！确实在一些人身上，具备着常人没有的特异功能。

而小西之后的工作也证明了她并非徒有虚名。她所接手的将近七八个头颅复原像，在案子的侦破过程中件件都是起了直接的作用。有一起案件关庶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画像一公布，当天就查清了死者的身份，第二天就破了案。另外还有好几次，当关庶的侦破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都是小西，这个诡异的小妖救了关庶。

——除了那一次，她居然出了错！画像中的肖像与实际面容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当然，最后还是她自己纠正了过来。

.....

眼下，关庶手里就拿着她传来的死者画像。

关庶从一开始看见画像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抖然一惊。因为这张画像中的男子，似曾相识。

他想了一下，不算今天，他见过这个男子有两次！

第一次，也就是小西出错的那一次。关庶记得，那次他们案件中的死者是一名女性，也是头部被严重焚烧后面目全非。经初步处理之后，头颅





被送往小西的工作室。两天后传真过来的却是一名男子的头像。这的确令所有当时在场的人目瞪口呆。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小西打来了电话。电话中她明确告诉关庶她出错了，希望再给她一点时间让她重做。不久她就把另一幅画像传了过来，果然不负众望，那张画像很快就帮他们确定了死者的身份。

而那张出错的画像上的男子，跟眼下关庶手中画像中的男子，一模一样！

关庶的脑子这时转得飞快：就算那次出错是一次偶然，那么这次呢？也当它是一次偶然吧。可是两次偶然的出错，却错得一模一样，这怎么解释？

关庶感觉他一时之间还是无法理清思绪，于是决定先把这团乱麻放一放。

第二次，他继续回忆着。就在几天前，在本次剥皮案的案发现场，他看见了一个人，一个站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男子，凶案现场旁边一个小餐馆的老板。

而现在，这个倒霉的餐馆老板就在他手里的那张画像上，他竟然也与画像上的男子长得一模一样！

这算怎么一回事？关庶怔怔地问自己。

这个妖女！关庶在心里叫着。

4

西顺餐馆第二天随即恢复了营业，在餐馆的前面，顾客又排起了长队，而这排队的客人正是针对西顺餐馆的特色菜而来的。

实际上西顺餐馆这道菜在烹饪上所能达到的境界，其他地方也能达到，而且有的地方还比这里做得更好，但是食客们就是喜欢到这里来吃。唯一令食客们对西顺餐馆津津乐道的，是餐馆在处理原料时的那一道非常特别的工序。

在餐馆外面密封的透明玻璃橱窗内，有一个小小的操作间，几个员工

